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系編

《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 簡 釋

《MAKESI-ZHUYI HE XIUZHENGZHUYI》

JIAN SHI

(初 稿)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821.2

15

校 內 用 書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初 稿)

1962年1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2次印

統一書号: 3011 • 19

定价(3): 0.12元



說 明

1959年,我系本科三、四年級的同学,結合自己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把“列宁全集”中需要解釋的名詞和句子,做了簡要的解釋。这些“簡釋”完稿后,除了第1卷和第2卷业已审訂出版外,其余各卷,一直沒有時間进行审訂的工作。現在,迫于教学上的需要,我們把“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著作的簡釋抽出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把它作为初稿鉛印出来,一方面以应教学的急需,另一方面便于使用的同志更好地提出意見以利今后深入地進行修訂。

全部条目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条目順序按在书中出現的前后排列,条目后面括弧內注明的是原书頁碼。

这本簡釋,由于編注修改的時間仓促和参加編注修改的同志們的政治水平和知識領域的限制,不免有疏忽和錯誤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

1961年12月

目 录

激进青年黑格尔派 (第14頁)	1
40年代末,在經濟理論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魯东主义 的斗争 (第14頁)	2
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說 (第14頁)	3
在第一国际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 (第14頁)	5
在70年代初,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 一个短时期的风头 (第14頁)	7
在70年代末,实証論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头角 (第14頁)	8
“回到康德那里去” (第15頁)	9
黑格尔 (第15頁)	10
“进化論” (第15頁)	10
修正主义者……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 对現代国家而言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而言的“私人 的事情” (第15頁)	11
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諾夫是从彻底的辯証 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 的庸俗不堪的濫調的唯一馬克思主义者 (第15—16頁)	12
柏姆-巴維克的观点 (第16頁)	14
“工人沒有祖国” (第18頁)	15
米勒兰主义 (第19頁)	17
德国正統派和伯恩施坦派 (第20頁)	18
法国盖德派和饒勒斯派 (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 (第20頁)	19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独立工党 (第20頁)	20

比利时勃魯克尔和王德威尔得 (第20頁)	21
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 (第20頁)	22
拉布里奥拉 (第20頁)	23
拉葛德尔 (第20頁)	23

激进青年黑格尔派（第14頁） 激进青年黑格尔派是19世紀30—40年代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他們在开始的时候是以德国資產階級左派激进主义的面貌出現，他們和拥护黑格尔的全部反动学說、尤其是他的宗教哲学的老黑格尔派即黑格尔哲学的正統派不同，青年黑格尔派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主义和革命的結論来。但在1842年以后，当民主运动在全德展开的时候，他們拒絕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德国資產階級革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而成为德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思想代表。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布·鮑威尔、盧格、施特劳斯、施蒂納等。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表示反对黑格尔，但实际上仍旧是頑固地站在唯心主义立場上用換湯不換藥的办法偷運黑格尔的貨色。他們并不懂得黑格尔辯証法的革命內容和意义。他們以主觀唯心主义代替黑格尔的客觀唯心主义，以“自我意識”代替黑格尔的“絕對觀念”或“絕對精神”。他們认为“自我意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极端輕視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偉大作用，认为人民是“无批判能力的”，沒有自我意識，“平庸”的群众，是历史的消极因素，而知識分子，尤其是像他們那些能够“批判地思維的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支配者和发动者，即推进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他們竭力反对建立工人階級的政党，并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持的革命路綫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們非难18世紀的法国資產階級革命，以“理性的”（即剝削者的）国家所提倡的資產階級改革来和它对抗。他們企图利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論証对德国实行資產階級改革的必要性，并把这种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普魯士国王身上，从而对普魯士国家制度卑躬屈膝。他

們认为只要用“自我意識”，即純理性的“批判”，便能消除一切政治冲突和階級矛盾，而不必对现实进行革命的改造。也就是說，以向封建专制的普魯士国家制度妥协来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們这种思想正是德国資產階級怯懦无能的表现。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論，是为資產階級反对无產階級革命、反对工人运动服务的，对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有着极大的危害。馬克思恩格斯当时把青年黑格尔派看作是在哲学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流派。

在19世紀40年代的前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无情斗争。通过馬克思写的“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先后合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态”等著作，彻底地揭露了这派人的反动謬論。

40年代末，在經濟理論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魯东主义的斗争（第14頁） 蒲魯东是法国小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之一。在他所著的“什么是财产？”（1840年）和“貧困的哲学”（1846年）中，一方面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給小生产带来的禍害；另一方面又用資產階級經濟学观点把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生产看作是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蒲魯东的思想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反对資本主义剝削，同时又想保存資本主义的經濟关系。他认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举办所謂“人民銀行”，对工人实行无息貸款，对小生产者实行无货币的交换，就可以根除資本主义禍害，他指望这样不經過階級斗争和社会革命，用和平和改良的方法来消除貧穷，达到社会“普遍的幸福”。因此，他极力反对无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和无產階級专政。

在19世紀40年代，蒲魯东主义开始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小資產階級占优势的国家流傳起来，在法国的影响尤其深广，給当时的工人运动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前半期給了青年黑格尔派以彻底批判之后，于40年代末又在經濟理論方面开始了反对蒲魯东主义的斗争。1846年8月，恩格斯来到巴黎以后，利用各种机会尖銳地揭露了蒲魯东所宣揚的用工人的儲蓄建立作坊的方法来限制資本支配劳动和获得利潤的权力以及用

工人的儲蓄來“暫時購買整個法國，後來也許是購買其餘的世界”等計劃的機會主義實質。恩格斯諷刺說，這個美妙的計劃，比起變戲法來說，並不便捷多少。但是工人中的愚蠢青年，竟相信這些騙人的鬼話。雖然“他們手中連晚上在酒店集會喝酒的六個蘇（法國的貨幣單位——注釋者）都沒有，卻要用他們的儲蓄去購買整個美麗的法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8頁）恩格斯証明說，共產主義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來實現。1847年上半年，馬克思針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寫了“哲學的貧困”一書，對他的哲學方法、經濟思想和政治觀點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在以後的革命實踐中，馬克思恩格斯繼續和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徹底地粉碎了蒲魯東主義。

1848年顯露過頭角的黨派和學說（第14頁） 這是指1848年狂風暴雨的歐洲革命時期出現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和學說。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法國，以路易·勃朗為首的“勞動民主黨”或“社會主義民主黨”和當時盛行的路易·勃朗主義，布朗基主義；在德國，是蒂斯凡·波倫和他的“工人友誼社”，哥特沙克醫生和他的“工人聯合會”。

路易·勃朗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和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路易·勃朗的基本理論觀點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勞動組織”一書中；他雖然在該書中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卻認為只要建立工人自己的“社會工場”就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物质狀況和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幻想經過和平的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很顯然，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不能實現的幻想。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不了解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階級調和。這種主張癱瘓了當時的工人運動。在法國革命的進程中，以布朗基為首的秘密革命組織和布朗基主義，對革命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產生了不利於革命發展的消極作用。它的積極作用的主要表現就是他們主張建立革命政權，進行革命鬥爭比較堅定。但是他們不相信人民群

众在历史上的偉大創造作用，认为人民群众都是“愚昧无知”的，因而不会有自觉的革命行动。由于这种錯誤理論的指导，使他們只醉心于少数人的宗派活动，并以阴谋活动作为进行革命的主要手段。同时，他們所主張的革命专政是和人民群众的自觉活动完全脫节的，是沒有群众基础和不能实现的。这与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和建立革命专政結合起来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布朗基主义和其它小資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样，都在革命的实践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馬克思在总结法国1848—1851年革命經驗而写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在革命进程中遭到彻底破产的所謂社会主义的派別。馬克思在分析这些派別时指出，它們“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經濟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需要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而实际上，不論是在革命中出現的以資产阶级共和主义为目的但自詡为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级社会主义，还是上述的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他們都是“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197、198頁）

哥特沙克和波倫都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机会主义者。斯蒂凡·波倫是1848年革命时期貶低資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是小資产阶级妥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柏林成立了“工人友誼社”。他企图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的“劳动組織”的思想以及蒲魯东的生产合作社的学說統一起来。他和他的“工人友誼社”号召工人阶级的是妥协，不是斗争。力求迁就落后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使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經濟斗争上，集中在一些瑣碎的实际要求上，从而引誘工人們脫离开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总政治任务。哥特沙克是科倫“工人联合会”的領袖，他是一个“左”傾机会主义者。他不了解当时革命的資产阶级性

质，荒謬地提出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的口号，否认工人群众参加一般民主运动的必要性，不了解在反对暴政和专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特别是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重要意义，根本不認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經驗时写的“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革命与反革命”著作中，彻底揭露了波倫的右傾机会主义，指出他是德国土地上的另一个路易·勃朗；同时也彻底揭露了以哥特沙克为代表的“左”傾机会主义，指出他是一个曲意奉承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而纵容所有他們的傳統偏見的煽动家。

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連續写成的上述光輝巨著和“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理論上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經驗，完成了对那些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說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学說，巩固了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在第一国际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第1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50年代，由于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法国蒲魯东派和路易·勃朗派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斗争，从而使自己的理論更加巩固和发展了。从60年代以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和各种机会主义派別的斗争逐渐从理論方面扩展到实际的政治策略方面。在第一国际活动的整个时期中，通过历次代表大会和日常实践上的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粉碎了蒲魯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薩尔主义，并以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胜利，最后完成了粉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任务。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紀60年代，它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地主貴族出身的巴枯宁（1814—1876年）。巴枯宁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理論是根本对立的。它宣揚階級平等，认为“廢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它否认任何权威和紀律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張立即消灭一切国家，主張通过自发的暴动来达到个人“絕對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天堂。巴枯宁的这个学說不过是圣西門主义和蒲魯东主义的混

合物。

巴枯宁主义的主要点是他的国家理論和对政治运动的态度。他和蒲魯东主义者一样，认为应当消灭的主要禍害不是資本，而是国家。硬說国家創造了資本。因此消灭了国家，資本就会自行消灭。这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他由此得出工人应当拒絕一切政治活动的結論，因为一切政治活动都是能够維持任何一种国家生命的事情。恩格斯指出巴枯宁的学說实质上是为資產阶级服务的。

巴枯宁剽窃圣西門的“廢除继承权”的謬論。在1869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巴塞尔大会上提出把“廢除继承权”作为土地逐渐由私人所有向社会所有过渡的一个方法。馬克思給了这种机会主义建議以尖銳的批判，指出这不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反对革命的。因为把“廢除继承权”当作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只会轉移工人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使他們放棄向当前社会制度攻击的陣地，放棄夺取政权的斗争。

巴枯宁主义在組織上，主張自治反对集中，主張个人“絕對自由”反对任何紀律。把权威說成是絕對坏的，把自治說成是絕對好的，是巴枯宁主义者在組織問題上的主要特征。因此，它主張“国际”应当是各个支部享有充分自治的自由联盟，它应当放棄一切帶有权力傾向的原則。同时，开始攻击国际总委员会，并在暗地进行宗派活动，企图篡夺国际总委员会的領導权。为了打击巴枯宁在組織上的宗派活动，决定于1871年9月在倫敦召开第一国际代表會議，但巴枯宁分子公然拒絕出席，在瑞士的松維尔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擅自向各国支部发出了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由馬克思恩格斯亲自主持的倫敦代表會議，对于巴枯宁分子在組織問題上的錯誤主張和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給以严厉的斥責。恩格斯所写的“松維尔代表大会”和著名的“論权威”兩文，就是專門揭露和批判巴枯宁分子在組織上的机会主义。最后，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在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的錯誤主張和宗派阴谋后，根据恩格斯的提議，把巴枯宁主义者开除出了第一国际。于是第一国际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就彻底完成

了粉碎巴枯宁主义这一历史任务。

在70年代初，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第14頁） 米尔柏格（Mulberger 1847—1907年），德国的医生，蒲魯东主义者。他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場企图对資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改良。在他看来，大工业的发展，是一种可悲的事情，最理想的社会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永恒正义”的社会。因此，他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推翻資本主义和最后消灭阶级。认为“只要进行单纯的社会补綴工作”，这个理想的“永恒正义”的世界就可以建立起来。

40年代后的德国，尽管还是君主专制維持着統治，但資本主义大工业还是向前迅速发展了。随着70年代产业革命的完成，和在普法战争中的軍事胜利，以及从法国方面获得巨額战争賠款，使德国的工业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随着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小生产被排挤，农民和手工业者紛紛破产，涌入城市，工业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猛烈增加，加上若干旧建筑物和大批工人住宅被拆毀，这一切使城市住宅問題立时紧张起来。于是住宅問題，就成为社会上議論的中心，“在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住宅問題’的广泛討論，并且成了进行各种社会江湖騙术的口实”。（“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27頁）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以为这个口实恰巧可以利用一下，于是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納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上著文大談解决住宅問題的途徑，借这个問題，来向德国工人推荐蒲魯东的貨色。他解决住宅問題的方案是以房租抵偿房屋造价，使每个工人在清偿房屋造价后都成为住宅的所有者。同时，他还进一步論述了用法律取消銀行利息的办法，以消除資本的剝削职能，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劳动的十足收入，这样他所謂的“永恒正义”也就真正实现了。米尔柏格虽然在这个問題上，喧囂一时，但由于在6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彻底摧毀了蒲魯东和巴枯宁的小資產阶级无政府主义，所以，70年代初，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虽然借住宅問題又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快就被馬克思恩格

斯粉碎了。为了批判米尔柏格在解决住宅問題上的奇談怪論，恩格斯在“人民国家”上連續发表了“論住宅問題”三篇論文。他指出米尔柏格的謬論正是蒲魯东主义的翻版，他的方案不仅是空想的，而且也是反动的，他的目的是用花言巧語迷惑工人階級，吸引工人階級去怀念和恢复小私有制度和小生产的生活条件，厌棄現代工业，把历史拉向后退，并使工人階級放棄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他的方案实质上是企图用改良主义思想来毒害和絞杀工人运动，維護資本主义制度。恩格斯指出：解决住宅問題决不是孤立的問題，它是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还繼續存在，要想单独地解决住宅問題或有关工人命运的其他社会問題，便是愚蠢。真正的解决只是在于廢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于工人階級自身占有一切生活資料和劳动資料。”（“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86頁）这样，在恩格斯的打击下，企图在德国工人階級中間散播蒲魯东主义的米尔柏格的陰謀就被粉碎了。

在70年代末，实证論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头角（第14頁） 实证論是19世紀上半期到20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哲学中最流行的派別之一。他們宣称自己的哲学并不依据于“抽象推理”，而完全依据于“实証的”、“确实的”事实，他們标榜自己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实际上，他們的哲学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而已。

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观点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而在70年代末叶，实证論者杜林又公开出場了。杜林（1833—1921年）是德国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把各种过时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揉合在一起，捏制了一个所謂改革社会主义的“体系”。企图拿这个体系頂替馬克思主义。于是就从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各方面向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攻击。而实际上，他在哲学上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把实证論、不彻底的机械唯物論和露骨的唯心主义拼湊在一起；他的政治經濟学是庸俗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他的社会主义是小資產階級反动的普魯士式的社会主义，他反对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恶毒地攻击馬

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875年，德国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后，当时摆在党面前的严重任务是要巩固党的队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正是在这个时候，杜林公然出头露面，在他所写的“卡尔先生底经济学变革”一书中，丧心病狂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杜林的这一整套反动的理论体系和糊涂观点，得到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后来的修正主义首脑伯恩斯坦的支持。甚至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倍倍尔等对他的理论的实质和危害性也认识不清。这就在党内造成了思想混乱，给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给以彻底批判。为了清算杜林的反动观点，恩格斯在1877—1878年写了“反杜林论”一书。对杜林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致命的批判，捍卫并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这样，杜林以其自立的“科学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狂妄企图就被粉碎了。

从这时起，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回到康德那里去”（第15页） “回到康德那里去”是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者的口号。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产生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把康德（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中所有最恶劣的、反动的、僵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重新拼凑成一个“体系”。他们在“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了全面的修正。在哲学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折衷地、无原则地结合起来。他们尾随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后面也喊出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其实质是企图以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抽掉科

学社会主义的理論基石。由于他是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所以新康德主义几乎成为第二国际的官方哲学。他們在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必然成为他們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理論根据。因此，他們在政治方面主張以阶级合作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列宁在这里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反动哲学观点及其实质。

黑格尔 (第15頁)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利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年) 是德国最偉大的 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封建贵族对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动。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有价值的是辯証法。他把万物都看作是一种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但是黑格尔的辯証法是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体系相矛盾的。他把普鲁士王国宣布为世界历史的頂点，把他自己的哲学宣布为哲学发展的頂峰。这样运动变化和发展就停止了。所以，他的辯証法是只注意过去，而不注意現在和将来，是极不彻底的。黑格尔还把一切发展都归結为“正，反，合”三段，即所謂的三段論式，并把它作为一个死板的公式硬套在现实事物的运动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了黑格尔的辯証法，吸取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內核，即关于发展和变化的学說和量变到质变轉化的学說，拋棄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創造了和黑格尔辯証法根本不同的唯物主义辯証法。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是客觀辯証法的反映，他不是把辯証法作为公式硬套现实，而是作为研究现实的方法。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結論，是客觀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內在的經濟矛盾后作出的。可是伯恩施坦为了給自己的改良主义作辩护，和为资产阶级效劳，妄想修正馬克思的革命辯証法，就胡說什么辯証法会导致任意編造等等。

“进化論” (第15頁)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庸俗进化論。

英国偉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規律。他科学地証明：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有机体，都是經過了漫长的发展道路逐漸形成的。任何一种新形态的出現，正如旧形态的消灭一样，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結果，并不像宗教所說的是由上帝創造的。达尔文的这些論說为辯証唯物主义提供了科学論据，同时也給形而上学关于物种不变學說和上帝創世說一个沉重打击。但是，达尔文在发现自然界沒有急速的飞跃这一事实以后，做出了自然界根本沒有任何飞跃的錯誤結論。

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者”和奴仆們帶着偏狹的階級成見，閹割了达尔文學說中的科學內容，誇大了他的錯誤方面，把达尔文的進化論庸俗化，以對抗唯物辯証法。所謂庸俗進化論，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觀察客觀物質世界。它不僅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變化，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且認為在社會現象中，也只有進化而沒有革命。因而他們宣傳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所以庸俗進化論就成了各種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伯恩施坦在他臭名昭著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就荒謬地把馬克思的辯証法和黑格爾的辯証法混為一談，根本否定辯証法，提出以“肯定——肯定，否定——否定”的進化論公式來代替“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証法發展公式。哲學上的修正主義，就是他們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背叛行為在理論上的表現。

修正主義者……努力把宗教變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對現代國家而言而是對先進階級的政黨而言的“私人的事情”（第15頁）

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在人們頭腦中以幻想形式歪曲的反映，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辯証唯物主義和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根本對立。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宗教也被賦予了階級內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列寧全集”第15卷第376頁）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一方面反對剝削階

級政府利用宗教和教会作为压迫和剝削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主張政教分离，如巴黎公社为打破精神压迫工具即“僧侶势力”而頒布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令所做的，“实行了认定宗教对国家說来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458頁）；另一方面也展开反宗教的斗争。但是，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存在不仅有認識論根源，而且还有社会（阶级）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9頁）。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反对宗教的斗争不能像旧唯物主义者那样只限于启蒙的办法，限于宣傳科学知識和无神論的办法，而首先应该把这一斗争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剝削制度，才有可能最終消灭宗教。同时对待这一精神世界的問題，决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必須在提高人們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使宗教逐漸消亡下去。所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并为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摆脱剝削和压迫而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对宗教抱中立态度的。正是从这些根本观点出发，宗教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說来，决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歪曲的那样是什么“私人的事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上述理論，把“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条文列入1891年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爱尔福特綱領”中，作为党对宗教的策略原则。可是，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竟将这一策略原则歪曲为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党說来也是“私人的事情”。他們以此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中世紀神学。所以，列宁指出，当时，恩格斯为了不使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論遭到歪曲，曾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說来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說来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8頁）。

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諾夫是从彻底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講特講的庸俗不堪的濫調的唯一馬克